

攀崖种树



刘昌贵拎着个蓝色的小包，正要前往天台山，那里有几百亩他种植了30年的名贵中药材——杜仲。

天台山，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后山镇，从山底下拾级而上，有近千级石阶。刘昌贵说，他经常背几十斤的东西上下山，几十年坚持下来，虽说已66岁，依然能健步如飞。

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那一山头长大成林的杜仲；30年前，那里只是一片荒山。

30年前，刘昌贵承包这一片荒山的时候，上山的路十分危险，好些地方搭的还是木楼梯，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下几百米的悬崖峭壁。

边修路边种植中药树，前前后后，他一共种了20多万株杜仲树。如今，这些树大的已经长到了碗口粗。

谈到为什么会承包荒山种药种树，刘昌贵说，当年他参军，有幸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虽然右边耳朵因为发射火箭筒而留下了残疾，但跟他那些二十几岁就战死沙场的战友相比，他算是幸运的。

“我的那些战友，好多都是年轻小伙子，连媳妇都没娶过，他们为国家牺牲了，为了纪念他们，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为社会做点什么。开垦荒山种植中药树，能寄托我对战友们的哀思，还能植树造林，只是没想到我这一干就是30年。”刘昌贵说，开荒植树让他觉得这一生充实无比。

自学数学



26日下午，天气晴朗。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附近一小区，72岁的杨素莲正在自学初中数学。

同位角度数相等、内错角相加为180度，同旁内角又怎么算？“闹不明白。”杨素莲皱了皱眉头，合上了孙女的数学试卷。

从去年开始，“孙女”倩倩（化名）读初中，为了给倩倩补课，杨素莲也重新开始学习初中数学。在她们的户口本上，倩倩和户主杨素莲的关系写着两个字：代养。

杨素莲记得，那一天是2003年7月7日。已经退休的她，在老家达州通川区医院门口，一位陌生老太太抱着一个女婴迎了上来，“麻烦帮我抱一下孙女，我进去上个厕所就出来”。

杨素莲没有多想，接过了熟睡的孩子。一番左等右等，老太太一直没有出来，她跑进厕所查看，人已经不见了。

时间一晃而过，当年的弃婴在杨素莲的悉心照料下，如今已长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

杨素莲退休前是名小学语文老师，她和老伴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4年前，儿子把二老的户口迁到成都，倩倩也跟着过来了。去年，倩倩进入成都一所重点名校就读，成绩优秀。

为了倩倩的成绩，杨素莲从去年开始自学初中、高中的数学。“我学明白了，才能辅导倩倩做作业”。

杨素莲拿出一个孙女写过的笔记本，上面有一篇散文《那些时光》，倩倩写道：人的一生有许多时光，有些时光让人难忘终生，有些时光你会转眼忘记。对于我，我的父母就是后者……

杨素莲说，在倩倩心里，他们老两口可能才是她最亲的人。所以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陪伴倩倩走完高中。

共享经济，需要信任作底色

共享经济业已成为时下潮流。然而，权威信用体系的缺失，让共享经济在中国遭遇了不少困境，优步“幽灵车”、摩拜单车受损乃至短租平台被人恶意破坏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只有完善健全全社会联网的征信体系，才能解决“分享即遭破坏”的问题，才能让共享经济，既“享”且“共”。

骑不过公德这座山，共享单车很受伤

□本报记者 罗筱晓

把一批自由解锁的自行车扔在马路边上，供路人免费骑行，条件是使用后要归还到指定位置。一定时间后，这些自行车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近日，随着一款名为“摩拜”的共享单车在北京投入运营，上述社会学实验有了现实中的样本。

由于克服了传统公共自行车被停车桩“捆绑”的短板，摩拜单车一经投入市场，就受到了许多被“最后一公里”所困的北京市民的追捧。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数万辆崭新的单车被投入北京、上海这两座人口数量千万级别的城市后，违规停放、恶意损坏、添加私锁、甚至失踪的现象接连出现。摩拜不得不收紧自身信用积分系统，甚至出台相应经济处罚规定来减少单车损坏。

当发展势头正劲的共享经济遭遇诚信和公德缺失时，建立全社会联网的征信体系，已经势在必行。

违停、损坏、偷窃 共享单车损兵折将

“APP上明明显示附近有车，可就是找

不到”，许多使用过摩拜单车的用户都碰到过这种怪事。摩拜单车市场部经理马然告诉记者，尽管摩拜反复提醒用户不要将单车停入封闭管理空间，但摩拜单车出现在小区、大院甚至地下停车场的现象仍然常常发生。

马然透露，违规停放已算是“杀伤力”最小的。自今年4月在上海投入使用以来，将单车带回家中、用尖锐物体划破座椅、恶意撕毁或涂黑二维码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北京上线不足一个月，还有网友拍到摩拜单车被拾荒者抬上三轮车直接拉走的照片。

兵力损伤如此严重，显然是摩拜始料未及的。“一开始我们甚至没有对损耗进行全面的清算”，马然无奈地表示，自7月系统统计以来，已有大约150辆单车遭人为破坏，最严重的时候，一周之内就有13辆车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走入社会的摩拜遭到粗暴对待，专注于校园市场的“ofo共享单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采用的是安全级别较低的机械锁，投入使用后不久，就有学生开发出“密码攻略”免费骑车；此外，在车轮上加挂私锁将单车占为己有、骑出校外造成丢失等情况也令ofo十分头疼。最终，ofo不得不通过在校园里增派人力维护的方法，减少

单车的损失。

用户素质参差不齐 自制信用制度收效甚微

事实上，摩拜从创立之初起，就为用户设立了信用积分制度。用户注册成功后，将获得100分的基础信用分，每正常使用一次单车加1分，停进小区一次扣20分，停进车库一次扣50分。当分数低于80分时，每半小时骑行费用将由1元增加至5元。

随着违停对单车周转的影响逐渐加大，摩拜收紧了自己的信用体系：违停被举报查实，扣除20分信用分，低于80分的用户将以100元/半小时的价格收费。

通过类似罚款的经济手段，违规停车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对于蓄意破坏的行为，摩拜基本上还是束手无策。摩拜方面表示，曾考虑通过警察调取监控画面来找到破坏者，但在与警方的沟通中发现，共享单车这一新生事物遇到的问题很难用现行的办法来解决，如认定涉案价值时，是以半小时1元钱算，还是以被破坏的零配件来算，就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潘海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外在惩罚措施的制约，“想单纯依靠用户自觉来维护单车，



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潘海啸介绍，上个世纪，有自行车王国之称的荷兰曾进行过类似实验，将自行车发放给人们免费使用来观察人们是否会在使用后主动归还，“按理说荷兰人整体素质较高，生活水平也较好，但最后的测试结果依然很不理想”。

共享经济发展迅速 征信体系建立刻不容缓

小到自行车，大到房屋短期租赁，共享经济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据国际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显示，去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万亿元，参与分享经济的总人数保守估计超过5亿。报告还预测，未来5年我国分享经济增长年均速度将在40%左右。

发展如此快速的一个产业，却因为诚信和公德的缺失，让企业和提供分享的个体十分缺乏“安全感”。

摩拜和ofo的案例并非个案。作为酒店和宾馆的补充，致力于将闲置房屋共享的

线上短租业务已在国内出现了好几年，但登记住户与实际住户非同一人、房屋遭到暴力使用、恶意损坏的现象也一直困扰着房东与短租平台。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以小猪短租为代表的短租企业引入了民间征信平台，试图通过第三方征信公司基于个人支付等经济行为的信用评分，来判断用户的个人信用。

自身信用体系效果不佳的摩拜，也在本月中旬与深圳前海征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摩拜用户的信用数据，将纳入前海征信的个人征信体系。鉴于前海征信已与近1600家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其中银行客户达100家，这就意味着未来恶意滥用、损毁甚至盗窃摩拜单车的用户，很可能将面临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惩戒。

截止到目前，民间征信体系在共享经济行业已发挥了一定的保驾护航作用，但由于权威性和完整性不足，民间征信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潘海啸表示，尽快完善健全由政府主导的全社会联网的征信体系，才是解决“分享即遭破坏”困境的根本办法。

“幽灵车”浮现，谁来“降妖除魔”？

严厉打击。我们同时也在收集各类证据转交公安部门。如果乘客碰到类似问题，可以直接向客服反馈，对于因此产生的车费，客服与技术部门在尽快核实后将全额退款。

事实上，早在今年5月份，法院就审理过类似的专车司机刷单套现案件，多名专车司机分别被北京、上海两地法院认定为诈骗罪。其中，被称为滴滴刷单案首人的常某，因数月非法获利1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4000元罚金。

据优步内部人士透露，刷单是为了骗取奖励。“幽灵车”团伙先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大量真实信息，然后用真实信息在优步上注册，再通过PS照片来规避优步的人脸识别技术。然后，“幽灵车”通过一个虚拟定位软件，把一辆没有出现在某城市的车辆，从异地虚拟转移到该城市进行接单。这种刷单类型，主要针对实行“加密支付”的网

约车平台。优步由于默认加密支付，更容易受到“幽灵车”的攻击。

此外，通过作弊软件也是常用的刷单方法。据北京市公安局网安保卫总队介绍，近日，北京警方破获全国首例售卖网约车软件作弊器案，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核实，全国已有3万余名司机购买、使用该作弊软件，造成该约车公司6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刷单事件暴露信用漏洞

之所以会出现“幽灵车”事件，头像审核上存在漏洞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优步官方称，此前，优步普遍采用人像识别1.0技术，识别能力有限，因此，出现了司机头像诡异的现象；经过改进后，公司对新注册司机采用的是人像识别2.0技术，可以进行动态比对。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行业监管细

则的缺失。在网约车新政出台前，当时平台对司机准入门槛的标准各不相同，也普遍较低，导致一些无良司机趁机而入；新政出台后，车辆、司机资质等各方面的准入门槛都有所提高，但由于时间尚短，各平台还处在根据新规要求进行调整的阶段，无疑给刷单行为制造了喘息的机会。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共享经济在为供需双方都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信用漏洞并容易被他人利用，幽灵网约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荣朝和也表示，网约车是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纠正错误。

事实上，相关政府部门也看到了网约车的种种问题。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和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作为出租车网约车新政的配套政策。根据以上规定，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需要参加全国和地方两级考试，在考试合格后需注册才能开展网约车业务。

荣朝和认为，对网约车的监管模式应该是“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和司机”，因此，平台公司对此类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平台在处罚肇事车辆的同时，也要及时堵上漏洞。

但在处罚肇事车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表示，刷单是为了骗取奖励，涉嫌诈骗，应该追究法律责任，“但如果涉及的金额较少，相关部门往往不予立案，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将刷单的次数考虑在内，并将数额较少的刷单行为列入个人信用档案，而不是让司机简单地钻了政策的空子”。

没有信任，何来共享？

□周有强

一个小区里，有无数的妈妈们在照顾孩子，如果一个妈妈临时有事要外出两个小时，孩子无人照看。

有一个平台或应用能为她找到本小区内正空闲的妈妈，可以有偿为其照顾孩子，你觉得可行吗？

“不行，万一一是骗子呢？”“外人哪里能照顾好？”



关注失信现象

人们有忧虑，并不是因为这个想法不好，而是出于不信任。

这种以获得一定报酬为目的，基于陌生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商业模式，被称为共享经济。它已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经济特征。

你的车这段时间不用？开出去，去接几单生意。这个创意造就了估值600亿美元的Uber。

你的房子处于闲置状态？租出去，让别

人来住。于是有了用户遍布190个国家近34000个城市的Airbnb。

在国内，从滴滴到猪八戒，从丁丁停车到小猪短租，从觅食到分餐……共享经济更是造就了无数家创业公司，渗透到人们的出行、住宿、餐饮、知识乃至技能分享的方方面面。

共享经济的核心是信任。这些信任并非来自于人的善良，而是更多来自于技术手段和平台机制的保障。它们通过提高准入门槛、运用大数据、加强管理等方式让你产生了信任和安全感。

当你知道来接你的专车司机，是经过平台认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的时候，他对于你来

医疗专家开展社区义诊活动



9月28日，北京海润医院医护人员为社区居民量血压。当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北京海淀区医院消化内科、普通外科、中医科、放射科的12名专家开展为社区居民义诊诊疗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

□本报记者 李玉波

“要说飞快的骏马哟，数我们草原的马群。要说勤劳的小伙子，数那放马的阿尔斯楞，啊……他那对马的爱心哪，赢得啊……人们的赞赏。他那深情的眼睛，印在了姑娘的心……”

这首由克冰作词，那日松作曲的蒙古族歌曲，一直流传在草原上。

而这首歌曲“阿尔斯楞”的原型就是蒙古族老人阿尔斯冷。9月5日上午11时，86岁的阿尔斯冷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内蒙古市红十字会完成了老人最后一个心愿：将遗体捐献给医学解剖事业。

阿尔斯冷，在蒙语中有狮子的意思，他传奇的经历也让这个名字如狮吼般响亮。1930

年，阿尔斯冷出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15岁参加护路队之后被编入内蒙古自卫军3团，1947年，部队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骑兵1师。

1947年7月15日，参加方家屯战役火线入党。1948年11月29日，参加辽沈战役外围的通江口战役，只身俘虏了18名国民党士兵，成为战斗英雄。

1948年12月，他被保送到内蒙军政大学，1954年转业，1958年回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工作。

那是1956年的一天，作曲家那日松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陈巴尔虎旗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想看看蒙古族经典的套马场面。

套马是草原上牧民用来捉住跑马的一

种技能，也是一个传统的竞技项目。比赛开始时让群马疾奔，众骑手们挥动套马杆纵马飞驰追赶，到适当距离时用套马杆头上的活套绳，迅速套马，以先套住马头，拉倒烈马者为胜。

年轻的阿尔斯冷，选了一匹纯黑三河马。只见他纵身上马，手腕缠绳，双腿一夹，跨下骏马便疾驰而去。调转马头，右手紧抓马鞍，身体贴近马的左侧，左手前伸，他看准草地上的套马杆，飞身捡起来，纵身奔向马群。

小伙子挥舞着长杆，数十匹马儿在烟尘翻滚的草原上飞奔，疾风伴着轰隆隆的响声，震撼着那日松的心灵。阿尔斯冷几次把狂奔的马儿套紧拖倒，动作干净利索。

那天，作曲家久久无法平静，几乎要跳出

来的心，忽然觉得有股旋律要喷涌而出：“要说那飞奔的骏马哟，数我们草原的马群，要说那勇敢的小伙子呀，数我们的阿尔斯楞……”他默默地念着小伙子的名字，静静地闭目享受着这一灵感的到来。

“活着为了革命，死了也为人民！”18年前的心愿，老人至今牢记。

2008年，阿尔斯冷在呼和浩特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是党和人民养育了我，我要把遗体献给党和人民”。

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他眼睛里仇恨的目光，让敌人闻风丧胆；在和平的年代，他那勇敢坚毅的眼神，让音乐家灵感倍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老人捐献了遗体再尽自己最后的力量。